

牙买加客栈

法国人的港湾

「英国」达夫妮·杜穆里埃 著

王东风 姚燕瑾 译

译林出版社

Jamaica Inn
Frenchman's Creek



牙买加客栈 法国人的港湾

[英国] 达夫妮·杜穆里埃 著 王东风 姚燕瑾 译

JAMAICA INN
FRENCHMAN'S CREEK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牙买加客栈;法国人的港湾/(英)杜穆里埃(du Maurier,D.)
著;王东风、姚燕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6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

书名原文:Jamaica Inn; Frenchman's Creek

ISBN 7-80657-208-2

I.牙… II.①杜… ②王… ③姚… III.长篇小说-英国-
现代 IV.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6441 号

Copyright © 1936 by Daphne du Maurier.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UK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1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1999-006号

书 名 牙买加客栈 法国人的港湾

作 者 [英国]达夫妮·杜穆里埃

译 者 王东风 姚燕瑾

责任编辑 范红升 周丽华

原文出版 Arrow Books Limited, 1992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public1.ptt.js.cn

U R L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邮编 210009)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通州市印刷总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6.875

插 页 4

字 数 399 千

版 次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80657-208-2/I·184

定 价 (精装本)25.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牙买加客栈..... 1

法国人的港湾..... 305

牙买加客栈

王东风 译

《牙买加客栈》译序

《牙买加客栈》是一部哥特体悬疑经典小说。作者系英国著名女作家达夫妮·杜穆里埃(1907—1989)。她出身书香门第、艺术世家。祖父乔治·杜穆里埃是英国著名的艺术家和小说家,父亲杰拉德·杜穆里埃爵士是英国著名表演艺术家和剧院经理。在这样的家庭里,杜穆里埃自幼受到了艺术的熏陶。一九三一年她创作出了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可爱的精神》。此后便一发而不可收,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她创作出了一系列极富魅力的作品。给她带来国际声誉的《蝴蝶梦》(另译《吕贝卡》)即完成于一九三八年。《牙买加客栈》是她一九三五年的作品,也是她的代表作之一。她发表的一系列哥特式浪漫主义作品均以她的家乡康沃尔郡海岸为背景。她还写过一部历史小说和几个剧本。《牙买加客栈》和《蝴蝶梦》分别于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〇年被搬上银幕。虽然《牙买加客栈》在英国上演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但《蝴蝶梦》的成功则更加辉煌。杜穆里埃于一九六九年被授予英帝国女爵士勋位。

《牙买加客栈》作为经典的浪漫主义哥特体悬疑小说,其主题也具有一定的经典性:一个孤女,父母双亡,离乡背井去投亲,寄人篱下;在与命运的抗争时,惩恶扬善,最终与心上人远走高飞。然而,当作者将这一经典的主题打造在一个哥特式离奇的背景和情节结构之中,这一经典的主题便爆发出了一种强烈的震撼力。

小说结构紧凑,环环相扣,悬念迭起,每章往往以悬念结束,使

人读来难以释手。小说一开始,作者便以优美凄婉的笔触把我们推到了一片凄风苦雨的原野:风雨交加中,一辆颠簸的马车里坐着一位孤苦伶仃、刚刚失去母亲的姑娘,她要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投靠自己的姨妈。这样的开篇一开始就唤起了读者对弱者的同情,对主人公命运的担忧。整个小说便围绕着主人公离奇的遭遇展开了叙述。一次又一次历险、一个又一个悬念自始至终暗暗激发和调动着读者的同情心和好奇心。

作为哥特体小说的作者,杜穆里埃特别擅长运用语言材料的质感来渲染气氛,来生动地体现人物在特定情境中的特定心态和感受,这就使得小说的语言有了一种诗意的美。在这样的语言材料的营造下,整个小说呈现出一派灰蒙蒙阴森森的色调。这正是哥特体小说所特有和必需的风格。哥特体小说与恐怖小说的一个主要区别就在于,前者在渲染情节的恐怖的同时还强调语言形式上的唯美,而后者只是一味注重内容和情节的恐怖性。因此,在哥特体小说这样的文学样式中,形式本身实际上就是内容的一个组成部分。

作者还很善于刻画人物的心理。小说中有不少十分细腻的心理描写,既有心理感受的直接描绘,也有运用语言的线性特征(语序)对这种感受所作的实时体现。个别地方的心理体现明显借用了意识流的手法,生动地体现了人物的潜意识和在梦醒之间的心理活动。

除了事情之外,作者还十分工于写景。这也是杜穆里埃作品的一大亮点。作者用她精妙的笔触让我们如临其境地感受到了淫雨的凄寒、阴风的刺骨和凶宅的恐怖,看到了沼泽的荒凉、石山的狰狞、怒海的狂涛和浓雾的迷蒙。

这部小说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也很有特色。从女主人公的眼里看出去,她身边的主要人物都各有其鲜明的行为特征:佩兴斯姨

妈嚅动的嘴唇,乔斯·默林灵巧的手指,福兰西斯·戴维的吞咽动作,杰姆无曲无调的口哨。相形之下,人物语言的个性特征却不是那么鲜明。

杜穆里埃的哥特体小说虽不乏恐怖的情节,却深受女性读者的青睐,这一方面与作者对女性命运始终如一的关注和情节上引人入胜的悬疑性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她充满女性敏感和柔情的语言不无关系。她的语言形象贴切、细腻生动,叙事娓娓动听,结构如行云流水。最显著的语言特色就是对比喻的运用,其中不乏新奇巧妙之例,从而使整个作品的语言具有一种略带伤感的诗意。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称比喻是作家天才的标志,天才的作家无不致力于创造新的比喻、新的形象。这也正是杜穆里埃的作品历经数十年而不衰的原因之一。

总而言之,这部哥特体的小说背景阴森灰暗,情节曲折离奇,语言优美凄婉,描写形象生动,心理体现细致入微。作者以高超的语言技巧自如地徜徉在美丑之间、真善之间和梦醒之间,用柔美凄婉的语言负载了离奇恐怖的情节,从而让读者在凄美的语言氛围中去感受恐怖、感受震撼、感受刺激。这种语言的优美与情节的恐怖之间、经典小说的典雅和通俗小说的悬疑之间的独特平衡正是这部小说的引人入胜之处,也是作者的高明和成功的地方。

与作者的其他主要作品一样,《牙买加客栈》也是以作者的故乡为背景。所有的地名都确有其所在。为了更生动地体现该小说的这一特点,译者不仅对绝大多数这样的地名进行了细致的考证,并在脚注中作了介绍,而且还搜集了与该小说有关的部分图片和地图,以飨读者。书中的其他注释也均为译者所加。

像这样一部集美妙与恐怖于一体的小说,读原文诚然美不胜收,但作为译者,要用我们的汉语将这种美包装起来而又不能失去其美,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无论如何,这对译者都是一个严峻

的考验和挑战。

西方翻译家在戏言翻译时,常说译文就像女人,忠实的不漂亮,漂亮的不忠实。这话说得未免太绝对。其实,就像漂亮的女人未必不忠实一样,忠实的译文也未必不漂亮。但如果要比译文与原文“孰美”,就好像要比中国姑娘与西洋姑娘“孰美”一样,这里有一个审美习惯的问题。美的形态有多种多样,不仅因人因地而异,而且还因时而异。在当今全球化的网络时代,文化之间的柏林墙已被推翻,透过荧屏,通过虚拟世界,我们已经目睹并接受了异族文化中种种异样的美,已经不再用我们传统的审美标准去要求来自异域的美了。其实,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历经数千年而不衰,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的文化虚怀若谷,善于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就汉语而言,从有标点到无标点,从竖写到横写,从左起到右起,乃至从文言到白话,无不蕴含着对异族语言的接受,对自身文化的调整,而在这一调整中又不失去自己的主体。以往,有不少翻译家对翻译腔是深恶痛绝,发誓要斩尽杀绝。而如今,我们却在本土的热点作家的原创作品中发现了极为异化的语言和结构,如王朔杂文中的叠床架屋结构让我们想起了英语的长句结构,卫慧在《蝴蝶的呻吟》中的无引号直接引语(自由直接引语)则让我们想起了意识流大师詹姆斯·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的会话结构。亚里士多德就认为,诗学语言必须要显得陌生和奇特,而且还时常要有洋味。作为本土文化典范的本土作家尚不惧洋味,我们做文学翻译的就更不应该固守我们语言中的陈规旧习了。为此,译者在翻译这部作品时,摈弃了传统的归化式翻译方法,尽量采用异化的手段,对于原文中不合我们汉语规范和习惯但却具有特定审美和文化价值的表达方式,尽可能原汁原味地予以体现,不轻易用汉语中的陈词滥调去替换原文中奇巧的比喻和结构,以免把西洋的哥特美组装成了国产的东方美。比如说,有些怪异而新奇的比喻和语

序,还有一些在英语中不是特别怪异但在汉语中却多少有点别扭的人称代词的交错和跳跃,以及动物指代人称化等,在翻译中都尽可能如实地予以体现。译者认为,正是由于作品中种种新奇的表达方式才造就了这样一个新奇的审美对象,一种独特的哥特美。只是由于译者笔力有限,纵然使出浑身解数,也未必能尽展原文之美,但力是尽到了,心也尽到了。至于美与不美,忠与不忠,只能由读者评说了。

顺便一提的是,根据这部小说拍成的电影系由著名导演、悬念大师希区柯克导演,女主人公则由著名影星莫琳·奥哈拉担纲,制片人和男主角由著名影星查尔斯·劳顿领衔,阵容可谓十分强大。影片上演后,曾在英国,尤其是康沃尔郡,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故事的主要发生地牙买加客栈和阿尔塔能的圣诺娜教堂因此成为荒凉的博德明沼泽地中的著名旅游景点。

王东风

2001年3月1日于广州观绿居

题 记

牙买加客栈^① 巍巍然矗立在那里,热情而好客。这是一个不卖酒的客栈,坐落在博德明^② 和朗斯顿^③ 之间那条长达二十英里的公路旁。

在接下来的历险故事里,我描绘了一幅可能是它一百二十年前的画面。尽管本书中所用的地名都是真实的,但所描述的人物和事件却纯属虚构。

达夫妮·杜穆里埃
于福伊河畔伯迪尼克^④
一九三五年十月

① 牙买加客栈:英格兰康沃尔郡确有这样一个客栈,位处博德明沼地,属朗斯顿的波尔文特地区,至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该店原名新客栈,后为纪念当地罗德家族中一位在牙买加任职多年后荣归故里的成员而改现名。现仍是宾馆。

② 博德明:康沃尔郡北康沃尔区的教区和城镇,地处博德明沼地边缘。中世纪因锡贸易发展起来。大部分建筑用当地石料筑成。建有垂直式教堂。

③ 朗斯顿:康沃尔郡北康沃尔区一教区和城镇。与德文郡交界。保存有邓赫韦德城堡(诺曼时期)和教区教堂(1524)等古迹。

④ 福伊河:康沃尔郡一河流。伯迪尼克:作者达夫妮·杜穆里埃的故居。

第一章

这是十一月下旬寒冷而灰暗的一天。天气一夜之间就变了。呼啸的逆转风挟来一方花岗岩似的天空和一片迷迷蒙蒙的细雨。虽然才下午两点多一点,但冬夜的苍白似乎已锁住绵绵的丘陵,给群山披上了雾织的披风。如此看来,四点钟天就要黑了。空气潮湿而阴冷。尽管车窗紧闭,但冷风仍直往车厢里钻。皮座椅摸上去湿乎乎的,车顶上肯定有小裂缝,时不时有细小的雨滴轻轻落下,在皮座上留下一片深蓝色墨迹似的污渍。风一股一股地钻进来,每每在车子驶经弯道时摇撼着车身。行至无遮无掩的高处,马车会在狂风的吹打下,哆哆嗦嗦,踉踉跄跄。车厢在高高的车轮之间像醉汉一样摇摇晃晃。

车夫裹着一件大衣,领子直拉到耳朵。他深深地弓着身子坐在那里,似乎是想用自己的肩膀来躲避风寒。马儿有气无力地迈着沉重的步伐,闷闷不乐地听命车夫的吆喝,在风雨交加之中显得疲惫不堪。对连连炸响在他们头上的皮鞭,他们已无动于衷,但车夫仍在用他冻僵的手指摇动着马鞭。

车轮在落进路面上的水坑时发出吱吱嘎嘎的呻吟声,有时还会把稀软的烂泥溅在车窗上,与绵绵不断的雨水混合在一起,将窗外的乡村风景遮得个严严实实。

几个乘客挤在一起取暖,每当车子落入一个较大的水坑时,就齐声叫喊。有个老头自打特鲁罗^①上车后就一直不停地发着牢

^① 特鲁罗:康沃尔郡一城市,该郡的政府部门多在此地。

骚。他怒气冲冲地从座位上站起来，笨手笨脚地摸到推拉窗的窗格，啪的一声拉下，雨水呼的一下淋了他和同车乘客的一身。他伸出脑袋，暴躁地冲着车夫大声叫骂，说他是流氓、杀人犯；如果他再这样慢吞吞地赶车，车还没到博德明，车上人就要死光了；还说，大家闷得气都喘不过来了，反正他本人这辈子是再也不坐马车了。

至于车夫有没有听见他说的话，很难说。不过，这番恶言恶语被风刮走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只见那老头等了片刻，只好把车窗又推上去。车厢内已是一片寒意。他又缩回到他的那个角落，用毯子裹住双膝，胡子下发出咕咕啾啾的抱怨声。

坐得离他最近的是位乐呵呵的妇女，红红的脸膛，披着一件蓝色的披风。她同情地发出了一声深深的叹息。谁朝她投过去一瞥，她都会朝谁挤挤眼，并向老头那边扬一扬脑袋，然后说这是她记忆中最倒霉的一个晚上，她还记得其他一些倒霉的夜晚。她还说这天气向来就是这样，在这样的时节人们不会误认为这是夏天。这些话她至少说了有二十遍了。接着，她从一个篮子的底下掏出了一块大饼，埋头用她那洁白而有力的牙齿啃了起来。

玛丽·耶伦坐在对面的角落里。从车顶的裂缝里渗进来的雨水就流向这里。有时，那冰冷的水滴正好就落在她的肩上，她只好不耐烦地用手指将水滴拂去。

她坐在那里，双手托着下巴，眼睛一动不动地望着溅满污泥和雨水的车窗，近乎绝望地期待着能有一线光明来刺破这厚厚的云层。那失落的蓝天只是昨天在赫尔福德^①才露出过瞬间的踪迹，熠熠的光辉虽稍纵即逝，但却是个好兆头。

^① 赫尔福德：英国最南端利泽德角一村镇，傍赫尔福德河一支流而建，属康沃尔郡。因交通不便，与外界相对隔绝。该地民风纯朴，气候宜人，风景如画，既有绿野林径，又有峭壁海岸。

从距离上看，她离开生活了二十三年的家才不过四十英里，但她心中的希望已经倦怠，那曾经浑身是胆的赳赳勇气现在已被这第一场雨和这恼人的风所动摇。当初，正是这勇气才得以使她在母亲久病和逝世时临危而不乱。

周围的乡村很破败，她感到很陌生。透过模糊的车窗，她看到的是一个不同的世界，虽然这儿离她熟知的天地只有一天的路程。赫尔福德那波光粼粼的湖水，绿色的山峦，舒缓的山谷，还有水边那一簇簇白色的小屋，现在已是那样遥不可及，而且有可能再也看不到了！赫尔福德的雨落下来是那样轻柔，雨点拍打在密密的树上，失落在绿绿的草中，聚合成涓涓的溪流，汇集成宽宽的大河，滋润着知恩图报的土壤，那回报就是遍地的鲜花。

雨无情地、没完没了地下着。雨水蜇着车窗，浸入坚硬、不毛的土壤中。这里没有树，只有一两根光秃秃的枝杈在四面来风中摇曳，千百年来风暴的吹袭已使它们扭曲，时光的流逝和暴风雨的蹂躏已使它们变得黝黑。即便是春风浩荡，芽苞也不敢长成绿叶，惟恐遭到晚霜的杀戮。这是一片荆棘之地，不见树篱，没有草场。这是一个乱石之乡，遍地是黑色的石南和羸弱的金雀花。

这里从来就没有温和的季节，玛丽寻思着。无论是像今天这样严酷的冬日，还是燥热难当的盛夏，没有山谷可以避雨遮阳，有的只是不到五月就变得焦黄的枯草。严寒酷暑给乡野蒙上了一片灰色。就连路人和村民都随着这背景的变化而变化。在赫尔斯顿^①，当她登上第一辆马车时，脚下是熟悉的大地。几多孩提时代的回忆攀附在赫尔斯顿。在那些久已逝去的日子，她每个礼拜都要与父亲一起赶着车去集市；父亲不在了之后，母亲坚强地承担起了他的职责，赶着车去，又赶着车回，无论冬天，还是夏日，就像

① 赫尔斯顿：康沃尔郡一教区（城镇）。十三世纪为该郡西部最重要的城镇。

父亲那样，车后面满载着她的母鸡、她的鸡蛋和她的奶油；玛丽就坐在她身边，手里抓着一个和她身体一样大的篮子，小小的下巴搁在把手上。赫尔斯顿的老乡们都很友好。耶伦这个姓氏，镇上的人都知道，也很受尊重：丈夫死了，留下一个寡妇，与生活展开了一场艰苦的战斗；并不是有很多妇女都愿意像她那样一个人生活，而且还带着一个孩子，料理一个农场，却从来没有动过再找一个男人的念头。有一个马纳肯^①的农场主曾经大着胆子向她表示过，还有一个是上游的格威克^②人。不过她的眼睛告诉他们，他们两个她谁也不会要，她的身心仍属于那个已经过世的男人。真正对她造成危害的到头来还是农场里艰苦的劳作。她从来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守寡十七年来，她不断地在驱使和鞭策着自己的体能和精力。然而，当最后的考验来临之际，她却再也站不起来了。她的心已离她而去。

一点点，一滴滴，她的元气被耗尽。时运不济——这她在赫尔斯顿也听说了——物价几乎降到了零。哪儿都没有钱。内地也是这样。农场里不久就会有人饿死。然后，瘟病开始肆虐，并残杀赫尔福德附近村庄的牲口。那是一种不知名的瘟病，根本无从治疗。瘟病席卷一切，所向披靡，很像不当令的晚霜，新月时分悄然而至，离去时又无影无踪，只是在它的来路上留下死物一片。对于玛丽·耶伦和母亲来说，这是一段焦虑和疲惫的日子。她们看见自己饲养的那些小鸡小鸭一个接着一个地病了，然后死掉。小牛犊倒在草场上。最可怜的是那匹为他们服务了二十年的老母马，玛丽当年第一次将细嫩的小腿跨上马背时，承载她的就是她那宽阔而坚

① 马纳肯：赫尔福德河以南的一个山区教区。

② 格威克：赫尔福德河源头一村庄，位于赫尔斯顿与赫尔福德之间，其港口可常年通航。